

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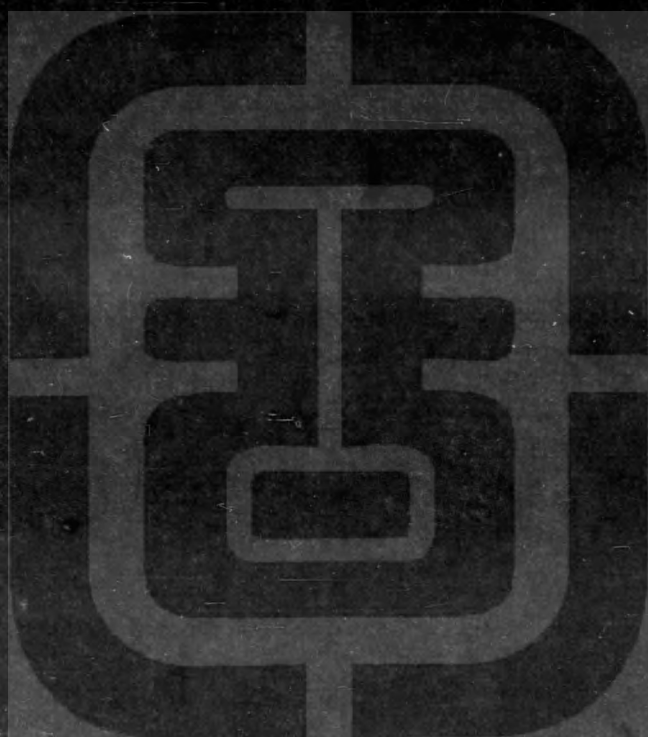
執

分

本

第二冊

志青頌



記

活水源記

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嶺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櫟多松其  
 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之  
 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  
 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  
 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為小渠冬夏不  
 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山為四小池東至山麓  
 為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為渠時深不  
 踰尺而澄澈可鑒俯視則漚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  
 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罅大如

孫壯痲言印

錢有小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  
菖蒲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背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  
有二脊今恒從竹中下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子早春來時方  
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  
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  
何虫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感其  
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  
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峰徇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乘中二三里為普濟  
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  
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間世間之別

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胤讀經之室故又謂  
之何山寺二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初之者雲  
今居之者磁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  
出茶瓜酒食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  
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然又有白石  
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為詩三成又求  
叙清遠之義予笑曰樓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屋  
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為清孰為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  
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  
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旣而躍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菜告曰浮休公待子

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  
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  
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自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  
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  
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  
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于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  
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為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跡或  
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其寺  
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水  
峰成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  
所佔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磴少憩道側  
巖中上舟二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一三憩行皆

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觀古人未若  
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明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在  
字季蘅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誦之曰若耶為因  
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巖初入谿口有奇石  
起沙水中狀如折柱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  
固自釣臺沂谿入谿色湛碧兩畔皆秔稻風過之其香非  
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為九穗深居在三獅  
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二上有潭二中云有白龜有龍恒出  
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傳葛稚  
川既化為仙有木凡亦化為鹿在此山其外山曰壽星矣左山

曰木禾木采視群山為最高其前山曰鷲鼻之峰其高與采  
爭峰頂天石突起望之如鷲鼻大海在鷲鼻東北其上云有秦  
拜碑今亡之矣鷲鼻北下小山曰望秦三望在望秦北又北曰  
天柱曰玉筍又東北為陽明之山是為禹穴其下維湖子既三  
深居與浮休公語極相得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  
無妄人跡雖隆暑不汗日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雞峰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  
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聞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  
因得備悉其交態蓋閣後之峰獨高平群峰而松又在  
視如幢葆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舞  
其聲如鶴鳴徘徊影落簷簾謂公碧自組繡觀之者為之明有

聲如吹填篋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與相卷  
憂忽又作草虫鳴切三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  
耳為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  
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  
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  
二十三日記

橫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今地不改作也或  
以晦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繫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壘谷題  
于唐乃與右軍之記昌黎之序相為不朽物之遇也果有待於  
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有寺曰靈秘有上人曰  
守基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所稱者而惜其不能與東山雲

門並揚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焉出群室之上憑之而觀山之峙者蒼然俯之而矚水之流者泝然或捷而隆或靡而馳如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藍如苔如帶如屏遠近高低紫紉蔽虧舉木逃於一覽於是其地遂為甲觀恨未有高世之人為發之也至正甲午用章師自浙西來過而奇之以其兼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為色故命其名曰橫碧而俾予為之記師今世之高人也予於是乎喜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予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為笛風清月明登樓一吹可以來鳳鳳鳴壺壺三奇事也上人能之乎吾將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陶君忱仲及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

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脩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也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為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以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為食晨夕入定者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父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己養以其資為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所處之內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者文行為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其學自四方來從者甚眾故得以其東脩之八佐父治喪葬供祭祀悉如禮上其墓域

有奪于勢家者感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味適願氏早立  
凱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已子故鄉黨之稱表友莫不曰陶  
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為詩以歌詠之於是枯蒼劉基既歎其  
至道為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  
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  
既衰彝倫攸斁於是借糧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諄語如曾子  
之云者况敢望其能奉不愛已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  
其施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  
方其家之富也見棄於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  
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者謂能  
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氏以世  
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

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亦類祖不  
不絕能無昌乎善必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  
為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為記

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為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然盈  
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歛其色密其跡勿然而生泯然  
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是故悠然而風行滄然  
而晦冥善然而震霆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駭之洩二滴二  
清涼炎熱容二汁二沛為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人莫得而窺  
也或冒于石或棲于木或起或伏揚旌擢葉靡漫巖谷或隆或  
窪或舒而葩布濩交加旖旎紛拏拂水淨沙上為為輟燿乎成  
光蔚乎為章合散五色变化無極而士之文者類之夫既類於

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峰，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子記夫天台南麓之名山也。山以出雲為神靈，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如天台也。雲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黃赤黑而獨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濱，洋三澗，惟意之適，雲之處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澹而不華，素而不雜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人其知雲哉，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二山堂記

怡二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

二親之命，預卜奠地于北幹山之陽，去郭四五里，至其旁以遊息之地。所謂怡二山堂是也。其為堂也，背負崇岡，眾木扶疎，脩篁夾風，前迤平曠，夏爽秋荒，離二山如筑，如琴，赤鱗之魚，泥濫藻荇，鯁之沉，冰之肥，景與心融，莫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明，老乃泛輕舟，乘板輿，從以諸孫，衣裳綵袖，徜徉其中，不知其忘昏長而樂以終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之兄弟友愛篤于，心無間於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願，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元英，子善，邀予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二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



漢宣帝家樂爾妻擊孔子舉而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兒  
工不事親之本也請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之子孫俾知其  
祖父家法之所自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于無窮庶其不無  
益而有助矣

棣萼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興善留會于  
棣萼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  
為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  
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萼名其軒且卒遺命無置吾所以命名之  
意願先生為我記之按棣萼之義出自小雅原公孫也管蔡  
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敬于世之  
今包君之命其子不亦濼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

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可於  
父矣血氣之欲流為忿爭簞食豆豉不能相讓由是  
門庭闐闐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為豺狼而人道絕矣  
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二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  
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於人之  
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敷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  
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  
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迪其德學聖人  
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昂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禺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  
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

善啓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為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々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旋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合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冰臣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予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實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々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生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耽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在

烏得不樂哉夫游澤之間數畧不禁繒罔如雲緘人雖檝生風續擲鷺鷥鷺鷥或群利胤長駁沒淵泉撒波濤留鯤魚登于庖厨鯨鱓于胎郊患害日至而無所避乎哉則又曷若處此之為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為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蝨蚊蠹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為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觀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為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

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為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其欣至于遠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曠巨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菜芳蔕精稍晨鳧露雞之臠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為室也東望三泖九峰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泉木花鳥靡曼所以娛耳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顧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慈窮也痛痒疾疢如己愛之否泰榮辱憂喜鍾馮可念於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為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為不孝周有蓋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

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履履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賢友仁情懇懇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汚和其兄弟族睦其鄰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唐君勉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裕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予既為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寬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盈丈高不踰仞庭不容拱把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藩三畝三藩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蓋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為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於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為多西蜀銅山不為饒陶朱倚頓之

積不為豐我欲貴也通侯收守不為尊大車駟馬不為榮高  
五鼎不為屬厭我欲好樂也食而不為多衣而為麗要亦不為  
淫弋獵馳騁不為荒邪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為侈麗則必竭力  
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穹  
窿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  
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多於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  
涼冬一裘而溫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五詩讀五  
書適言情則游足則息倦則卧無求多於盛樂玩好而吾之心  
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耽佳冶之容  
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  
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卑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備備  
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哉故軒

而得裕名焉以王子為之主也甲午之歲余辟地于越  
知王子之為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為之記

尚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  
豈取其志憂蓮取其出污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  
坐右之器以歌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  
脩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  
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  
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虛中婉而不可為風  
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  
色蒼然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口  
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

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  
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  
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  
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反之則為瞶為液為癭腫為樛屈  
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二若陰陽寒暑  
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若人之所難處也於是  
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  
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  
之不當則不為暢茂條達而為瞶液癭腫樛屈矣不亦遠哉  
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  
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江淮都轉運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轉而不可蒙排斥而不撓知為國而不顧其身  
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過也而  
之氣不可沮蓋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俚  
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餒若前兩淮都轉運使  
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瓚字子璋其先彰德人唐開元賢相廣  
平公之後也家世業醫為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主亮  
南陽有諱全者贅塔子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  
曰欽字敬之讀書游京師受知于中書左丞崔公崔公舉以為  
南陽府管田司提控按積未幾崔公遷江淮行省左丞道過南  
陽君往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事遂誣崔公過  
南陽時及君全遂捕君送刑部決獄始死君終不屈乃以他書  
送崔公罪於是尚慶行著門里

鎮南王伐交趾君還自交趾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  
造汝柏石康還至靜江中產嘉禾作本之體舍後以子恩進贈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兩陽郡侯子即運使公也公  
少失父母稍長能讀書以儒生舉為吏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  
遷江南行御史臺察院陞內臺察院書吏考滿授將仕郎池州  
路總管府知事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甫三日御史臺  
辟為掾轉中書省掾考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  
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請故宋高宗吳皇后為其  
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于朝執政者為之置格  
十二萬五阡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獻田付普慶僧寺命  
宣政院官奉旨馳驛至浙西疆其田則皆編戶恒產連年  
戶二有田皆留奪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之

命莫敢忤公奮白廉使梁見只班公收所獻田民  
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付庫同僚皆愕不敢署公力  
署之以達于御史臺官以聞而使者亦言公沮旨執收  
收公按問內外驚駭公恬不為意會內御史臺奏縶其  
公江浙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其誑獻田者皆抵罪十有二月  
除兵部員外郎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治四年從幸上都  
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忽刺歹咨言廣西世權及黃聖許之二  
謀叛據城邑謀知將以三月十九日襲殺許調兵四萬討之  
時中書參政馬象忽刺歹之姪也與宋其同至允其請集  
議于中書政事堂右丞相解任公曰是嘉馬右司宋都事首  
案續其先言公即前曰某嘗為書是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  
建衙武昌廣西為湖廣屬地故得悉知廣西言今奉與許事列

固當為竭愚言知丞相有命某敢不盡言廣西事表之地自古三  
化所不及其地多苗毒瘴癘不可觸其俗尚狠鬪動輒相讎殺  
不可以禮義訓至元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往征之  
則散入山谷敗而復集迄無成功故因其還業授以名爵岑世  
雄土軍萬戶黃聖許祿州知州亦即以羈縻之耳蓋澤其地無  
所益得其人無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大德中廣西  
帥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隸院  
官進討時廣西廉訪僉事與也忽都魯言請以家屬保其不  
叛朝廷從之即命與也忽都魯行招諭事至令又二十餘年  
聞有變也今日謀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令已六  
報不至詐虛言乎徵功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其等備  
言皆先澤舊制軍丞相賢宰輔於廣西天嘗主征討之

務為姑息哉防黷武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無功非也  
也今之為將者何人誦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萬  
三省幸而有助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  
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復以與也忽都魯為同  
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反七月改左司都事八月癸  
亥皇帝崩晉王即位除監察御史夫幾除左司員外郎出為江  
浙行省即中又入為大宗正府左右司即中轉禮部侍郎天曆  
二年以母老辭歸杭州觀省除儲政院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  
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脫權以罪廢延祐末皇太  
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為首掾白叅議閱舊案察  
除脫權由是大恨公為御史時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  
迭兒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帖失弒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

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構害公會脫權復為南臺大夫其黨和尚  
為廉訪使將之官囑之曰宋總管吾讎也必為我報之和尚許  
諾至則召吏卒悉諭之意先是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孤老  
為數萬五千有奇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入甲首  
而府縣及大府官吏卒咸有恒餽遺以故互為容匿不舉歲冒  
破米二萬五千石鈔二萬餘錠公至適取冒籍者悉前去之由  
是上下多恐愠有富民沈氏兄與弟爭財毋右其弟公曰兄不  
憐弟幼而爭財是不友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毋所右官亦右之  
遂直其弟至是和尚令人督其弟使誣公賊弗肯  
之榜籜鍛鍊俾為之詞二成召公以屬吏公被召不亞  
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妾為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  
公署和尚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公乃以列山寺

服父之御史為辨其冤除紹興路總管未及考除山東都  
鹽使召為刑部尚書先是汴梁盜殺者臣矯制除官  
所誣盜敗有詔止坐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議治連三百餘  
人族斬刑竄有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三  
以罪死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上  
於是復大忤用事者意改除大略都總管意嘗希意以大異  
云盜盜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彥直等辨其誣除  
淮都轉運鹽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游民群聚販鹽因而劫掠  
旅為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渠魁鞠問盡得其實與會有  
風憲官者被劾居無錫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起為淮東  
訪副使至即為審案悉出其因按鹽司枉劾召吏抵罪公遂以  
老疾謝事居紹興時年七十矣公為浙西經筵時嘗出遇李奎



一囚見公至伏地呼枉公駐馬問囚曰我湖州農民姓名為  
知其由公呼卒出所持牒察之疑有詐召有司付之訊果得  
狀案上公曰此必有故命再鞫乃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等因  
故構詐擒信轉致死地使死狀流其僧二海商公為紹興有惠  
愛于民嘉禾生于郡二人歌之故以老處紹興而民愛敬之如  
慈父母焉其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中政績必以宋總督為  
稱及英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遂以為  
進云往年陳萬戶逐盜賊被親海上其賊即公所督捕而獲  
廉訪引所反案出者今皆為大盜在江陰真能制

覆集卷之二十二

後集卷之三十三

記

壽堂堂記

會稽山陰余邦用有堂名曰壽堂以奉母也按堂  
為得諱章言樹之背諱與堂同音而諱之義為忘故章  
取其能忘憂比堂謂之背婦沈在北堂見于昏禮之文而堂  
忘憂出于秘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壽堂  
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庸人 堂背堂章之詩乃謂母恩其  
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章如不見焉非以堂比母也又按  
醫書堂章一名宜男以堂諭母意或出此蓋不可知然堂忘  
憂既壽矣又無憂而人之所願欲遂矣子之奉母不過欲其如  
是則壽堂之名不必其有所據亦可也夫人欲孝而親不待

居窮而無以為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  
我命君聖子家而得壽母以養之其所受於天者厚矣書稱五  
福壽官康寧居其目之三康寧也者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  
天而一繫乎人攸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  
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知四者之係于天而不知天  
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迪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攸好德者  
更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如水愈深  
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暨州重修州學記

學校以教民明人倫見于書傳肇自虞夏以逮于今  
代聖人為師聖人倫之至也自太極迄于孔子聖人  
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後世孔子既出而天下

自漢以來得真先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於孔子廟  
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間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  
獲見聞其言行之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哉孔子獨  
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微孔子師不  
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孰  
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也是故  
子貢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曰賢於堯舜或曰自  
民以來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之為黨子思孔子之孫也其  
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  
之為私然則學校以孔子為師惟得而議之我國家仍先  
代舊制凡天下郡縣莫不有學皆有孔子廟亦官設教以  
作成發蒙也今且百載人才之出不繁于古而王化之廣  
古莫及也承平既

又天下急危於是遂廢廟而置學子即被為郡縣者社以  
或事供給音波且急於學故多不暇奉饋大夫伯不花侯來  
紹興之諸暨州即注意治學而州學不修又壞瓦剝落梁木  
蠹腐且侈且壓侯大以為憂亟謀新之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  
許君汝霖呂君誠俱以進士受命來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  
矣乃與其知州元侯恩中同知張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  
于治事之堂集吏民勸儒戶之有田而羨于財者俾以力高下  
供役眾皆願聽命乃擇木伐石命之曰必擊必完自殿堂以及  
廊廡齋居靈星之門先賢之祠罔不畢葺於是廟堂益以清  
學益隆以嚴弦誦藹然志氣為之一新經始于至正五年五  
月皆究于是年七月乃以其事請記于劉基昔者  
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

自混一以來以仁澤施于民涵濡養育善行滋息可謂庶矣  
矣今乃至相盜而為盜庸非與教者失其取耶夫民之所以  
犯法者以其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教行則人倫明矣人  
則為民者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為不義以自累為士  
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僨國事盜賊何由而生亦何而滋  
蔓哉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為之  
記

松風題記

雨風露雪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雪無形而有聲陰風  
亦然風不能自為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雪之怒號自礎于屋  
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為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清濁可  
喜可愕志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風聲附之不能為聲谷  
虛而大其聲雜以厲水蕩而激其聲洶以激皆不得其中和使

人駭瞻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為宜而草木之中葉之大者其聲  
空曠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憐而不揚是故宜於風若  
莫如松蓋松之為物幹挺而枝樛葉細而條委雖奇而龍從漢  
灑而扶疎髮髮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壅不激疏通暢達有自  
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釋滯會穢曠神怡情怡淡寂寥遠  
太空與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遺也金雞之  
峰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微風拂之聲如暗泉城二走石  
瀨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根鼓應二有  
節奏方舟上人為閣其下而名之曰松風之閣

洋二事若將曾而忘歸焉蓋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  
冬不結寒觀于松可以適吾目種于松可以適吾心  
游道造而相羊無外物以累其心可以喜樂可以忘  
濯穎水而以為高登首陽而以為清也哉予四方之  
止無所定而於此閑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而書此  
記時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紹興崇福寺記

越於江南為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于天下者也平水  
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為雲門之二者必至是登陸故總  
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  
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楫魚塩竹木商賈所會故稱白章市三有  
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初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  
之淳化寺後游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顧雲門為入山太深  
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巖院弟子來從者日眾其業浸廣  
開禧二年卒始請于朝得賜額為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于

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村慶寺相與賈  
賈氏墓菴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  
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燬于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  
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暉似璘重建乃徙其址去舊  
址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悅構皆併以  
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皆完垣墉階閣庭瀆  
閭漏靡不備具木石瓦甍丹堊塗說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  
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遂不後于群寺矣至正乙未予自若上  
人深居出舍靈峰其寺僧玄旨來邀予游因登其巖山以按眺  
于群山悠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為秦皇觀真崇始  
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為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  
鑄于將莫邪之所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高軒

儼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  
日出前峰沒于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烟濤霞  
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于軒檻之外真可  
超汚濁與又何必深入雨豹之宮而乃以為高哉因留連  
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峰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功且  
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  
本出一祖今分為三房均通營也三房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  
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于成而弗此懷也  
故願志其所自勒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惑相遐遺也不  
亦善乎敢請予既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  
其傳也於是乎為之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也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闕關中其古今圖書以爲  
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觀車馬之塵不深其官而不  
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力處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三  
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  
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  
有隱於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蔽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  
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清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蓋  
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退則  
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尹傳說處不  
築一旦舉而實諸相者固有之無動於其中也故曰君  
位而行不顧乎其外知此則可以悟隱不必廢其  
執和隱者也是故博德實將隱之侯者也故言非

也隱且雖毋隱之賊者也謝穎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躡屐者  
以待聘隱之偽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酒于酒不  
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為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  
忍為之是尚為能求其志也哉登者遺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  
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  
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冰炭而同謂之  
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  
義行乎里鄰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  
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  
庸入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  
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祐以志計銷  
梗以德惠撫疲瘵理財足食完守固禦仁威並行寇盜潛  
既從父老請叙其績而頌之矣其夏六月己巳松陽縣民吳  
又介何君子安來請曰嘗盜發松陽時亭以義兵後有司  
故群盜皆與亭為仇家無何盜有斬其酋詣府降者方論  
受賞乃因勢訴亭及同事四人謂與盜通公且信且疑之即檄  
召亭等亭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訊得其情謂之曰女盜難非  
與盜通然頗共玩寇以致蔓延不為無罪四人懼請斬各五  
百定以自贖亭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吾命亭大懼請贖金  
籍左渠城堤五十丈費且倍既而公察知亭實無辜遂助泉  
百斛盜五引俾卒事亭有惟被誣事味惟公釋疑俾歸亭  
又後犯公令公亦不忍施大罰俾降從贖與既又發補我

實不共以賊公其敢自藏隱若坊在躬克滌其恥忘公恩思  
公為樹樹石以昭示于人二先生幸鑒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  
之功之德永底弗忘亭之頌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  
不信我與自草竊構亂朝野多故紀綱就壞官吏張口引頸  
民有事以資漁獵使亭不逢公家必傾或激不得已輒為匪人  
則其抱恨何如哉惟公粒茲邦決庶幾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  
獨一吳氏子也亭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我嗚呼使亭  
不幸屬他人雖傾家奉吏且枉直終不分今翰力于官雖罰者  
度矧又獲為功于父母邦宜其喜而感也昔諸葛武侯之治  
蜀也政尚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于李平廖立親遭廢  
而悔艾思念沒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若是哉豪傑之士相後

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如一故予於事之請報不詳而  
為之文若夫公之功績在枯者既別有碑不重著也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久近行役之勞動而寓感思於其中焉山  
川阻脩行李跋涉或一歲而屢至或歷年而一過是固足以興  
人之感恩在而懷威在而悼義在而敬懼在而怨若之何而不  
起人之思郡是又寓勸戒於其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自古及  
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實政舉廢務  
瘳民瘼執紼墨以繩天下之曲揉不順道理者故錄因履履歲  
再出外出必以陰寒盛暑之時其勞動孰其焉任重於百司而  
政下於民者獨夥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則題名之記其可  
缺乎粵自盜起以來憲府缺官分地不及處州且其歲今年

憲副張公始來決壅疏塞剔蠹振墜大明舉措以植輒山藪之  
惠迪從違者於是七縣士庶咸知畏懷寇盜安敢郡境用寧乃  
暇日視分司題名缺記命伐石樹壁下而俾基為之文惜公以  
通濟之才蒞仕于朝出任民寄以最績奏聞揚歷風能之成更  
事所至有德澤加于民真足以起後人之畏慕孰孰乾於將美  
題名之石坊建于此吾知其壽永久而不磨也記 癸至正十  
七年冬十月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法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茅在匡山  
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  
峭壁拔起巖身皆蒼石岸外而臨中其下惟白雲其上有此風  
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



性之善者亦樂生焉於是解支黃蘗者棟側栢之木黃連者水  
亭歷者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歲苞之菜楮櫟草斗之實藉竹  
之筴魚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隨作滋味亦香山  
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  
渴之疾生積茶亦善於常奈其淚水皆留石出其津液相二  
浙海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香而微辛  
食之可以清酒出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嘗良  
之佳果故雖釋其來而室焉勢竟見數人潛隕釋必致  
嘆其草木之善則則購其佳佳倚情木而嘯或降  
樵歌出林則村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  
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之  
而不知若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代今天高厚之予時

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茶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  
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文顛沛  
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飲肥之賜不可以實跡矯藉柔湯溫之  
軀不可以御蓬蘞雖欲效野夫賤隸踟躕窺伏偷性命于榛莽  
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  
良藥苦口利於病患言逆耳利於行彼之昏昏之樂而彼之樂吾  
之善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羞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  
膽與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善之名其室曰吾齋作善齋記

碑銘

杭州路重修三皇廟碑

世有大人與天地並立而相為無窮三皇是也天地開而人物

生養三為三皇不出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是故為之火食宮室  
衣服器用以教其俗以資其生以代飲食茹毛穴居野處於是  
入吳乎獸而後禮義立焉人之所長矣此三皇之世也皇之  
德不可名但見其肆三湯三出手庶類之表而以蒸稱之後世  
聖人有作無不述皇之所為也帝王降而雜霸興知有皇之名  
而不能行皇之道國家混一區宇乃命郡邑悉立三皇之廟是  
蓋天道循環而皇運之當復也杭於宋為故都以故宋太醫院  
地為之廟貌宏肆瞻視惟恪其後再燬于燦郡總管任茲一即  
舊址新作之未訖工而改職至正九年總管寶河孫言請于廟  
大懼弗虞無以稱國家初意命趙完之覽以視覽其地壇壝  
覺棟朽腐傾側咸易而新之於是邦人知公為能也夫務也夫  
三皇之道德亘天地天地不壞三皇不死廟不廢

輕而人心之原始報本自不能已况世俗小民不習典藉  
知有所謂三皇今見其廟聞其人必問其故而知人之所以思  
於數其有益于世教不亦大哉遂作頌曰  
厥初馮翼玄黃孰判三皇既出三才迺建真二在上撫二在下  
維皇贊之維聖之祖維天有典皇則勅之維天有民皇則勅之  
八卦五行人文以宣皇耶天耶孰測其然皇德在世克舉維皇  
天運往復有晦必彰奕二新廟真我兩服仰之栗二即之肅二  
神居既安祀事孔成尚引勿替勅此豐碑

山陰縣孔子廟碑

有元在內則立監守在外則府州縣莫不有孔子廟  
附焉廟以崇孔子之祠學以施孔子之教孔子之道於是大行

彌覆載而無間於歲盛哉古未有也山陰為紹興屬縣舊有廟  
學與替靡常於是歲就廢弛莫有能拯之者周知樂平州事定  
定以今選為山陰縣達魯花赤君至則首謁廟前學事大懼  
無以稱國家意亟圖治之道海寇迭發吏民方洶湧奔走供戎  
事不暇衆咸以為難君曰學校所以明教化教化不明藝儉  
斂而後盜賊生焉豈無故哉吾聞植顛木者必築其根人有疾  
疴湯藥雖所急而不以廢食其可以艱棘廢教化哉時教諭方  
缺員乃詢于衆舉儒士黃本攝學官事出俸錢俾修葺基廟  
宇以及學舍自梁棟棟桶至于瓦甍之毀弗式者咸易新之於  
是傾者立衰者正隘者豁缺者完卑者增危者固欄墻櫺星  
丹堊有輝惟慎器用無不備具君曰此特其觀美耳未及實  
效也乃植豪右所佔田悉歸而徵其入以為弟子食擇其

以為師俾鄉里之俊秀咸入學肄業月朔望拜詣禮畢集于  
講經術論道理開陳孝弟忠信觀者莫不喜悅期教化之有成  
於茲縣也縣之人相率來言于劉其基請叙而勒諸石其常  
之從政者率多尚文具而學校為尤甚能治其實者蓋不多見  
也若定二君之令山陰獨知所先務黃君又能相而成之是可  
嘉已故為述其事而繼以詩定二君字君輔畏元氏黃君字  
玄紹興人詩曰

大哉孔子萬世之師明二學官教之所基聖神御極於皇維  
大道之行允也其時入存政舉局問隆卑一邑忠信四方  
之政維君奉宣維臣教育既均靡曠弗馴能知所先是曰  
勤請官碑瞻者起敬

北嶺將軍廟碑

諸暨東北百里為蕭山縣其山曰北幹之山浙水帶其陰和湖  
區其陽東望會稽至于大海日之所出其上為星紀婺女之  
故其神為其靈能祛疾疢作雲雨人有所祈必應故立廟于  
山尊其神曰北順將 神祠馬宋徽宗時方臘反睦州自睦  
入抗其舟將渡江 神率禱于神比冠至即有風逆其  
舟且見甲士列岸 止不敢渡寇平知趙州劉韜上其  
事于朝賜額曰清江廟後封顯應侯再封靈順顯應侯有堂  
正十二年妖賊入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山百姓驚惶舟并皆  
空主簿趙君某至縣甫八日即自往西與募民備禦而江上可  
兵甚寡弱無賴子競起為劫且應賊眾洶懼君詣廟卜于神  
許之吉眾心稍安君又分遣人捕無賴子為劫者悉誅之有自  
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出列甲士旗幟

時以故畏憚無東心及賊退邑人皆德趙君趙君曰予  
之功予何庸焉明年夏大旱者徃禱又輒得雨眾益信神之靈  
而大敬趙君之能以誠感神之廟在山之岡歲久朽壞惟神所  
居室獨存君至廟謁念無以報神貺乃以其俸錢作新廟邑  
人亦大喜爭效助焉十有五年春廟成為堂三間三門兩廊像  
設器用無所不備惟祈禱存堂仍其舊條以垣墉甃以瓦石植  
以嘉木丹堊輝映吏民遊走承祀盡肅以虔時三月壬寅子自  
杭還越過蕭山而廟適成故趙君請予記按祭法有能禦大災  
捍大患則祀之今神能降雨澤蘇枯槁又能陰力却賊以能保  
全其民物所謂禦災捍患孰有大於是於廟而祀之誰曰不宜  
趙君能愛其民故能以敬事神而獲其宥可尚也矣予故喜而  
為序其事復為之歌俾祀神焉其詞曰

青山兮幽二綠蘿含煙兮樹木稠望夫君兮悵惓二巖阿寂  
寥兮使我心愁雷為車兮雲為馬兮擊鼓動兮江色藉神之來兮  
風振野吹竹兮彈絲女巫舞兮給陸離真若醴兮薦潔潔留  
靈脩兮卑純禧驅魍魎兮逐狼獾拜毒珍兮時陽雨未麻成兮  
息梓鼓物既備兮禮無愆和熙洽兮洞淵玄為城為堡兮武恒  
且堅保佑我民兮樂以永年

台州路重建天妃廟碑

太極散為萬彙惟天為最大故其神謂之帝地次于天其於后  
也其次最大者莫如海而水又為陰類故海之神降于后曰妃  
而加以天尊之也天妃之名古不見經傳國家建都于燕始韓  
粟江南過吳水越東萊之梁成山秦始皇帝之所射魚也登之  
甯悉恬安如平地皆賜功天妃故傳海州郡莫不有

遣使致祭祀禮蓋震而颺舶之往來咸寄命于神即有  
惡濤疾吐神乞靈有若火見楫楫聞其光輝二張舟立自定由  
是海邦之人莫不知尊天妃而天妃之神在百神之上無或與  
京台州故有天妃祠在城東五里延祐中守土臣病甚遂第便  
于祀事乃徙置其神像于城南垣外水仙之樓故祠遂廢為墟  
今至正十有一年方國瓚漢亂海上明年夏五月寇台州自中  
津橋直上登樓騎屋山肉薄臨城二中人方拒擊樓忽自壞登  
者盡壓死賊遂縱火焚郭外民舍樓并燬又明年中書參知政  
事帖理帖穆爾出為江浙行省左丞領征討事賊聞之因温州  
守帥吳世顯納款請降奏上有詔命左丞公與南臺侍御史左丞納  
實理同往察便宜以行招討二公既受命至台州遣使宣諭方  
氏兄弟大感寤悔罪老歸神保民願歲帥其徒防漕糧至直沽

以自效於是海上既寧惟天妃之神無所於棲遂召其父老謂  
之曰嗚呼古先哲王所以致教于神者非所以為民乎夫神無  
依惟人是依人盡其禮而後神降之福今此邦之民士負庸  
衛鋒鏑蒙荆棘披霜雨數歲惟近在濱海之神天妃為  
靈今人既獲定而神未有居無乃於典祀有闕而祀廢天厲之  
咎無所歸乎眾拜曰然公命吾欲也乃即故祠之墟買民地以  
廣之命達魯花赤李頰忽都治其役乃十月己酉廟成後帶平  
原前拖長江環以群山清官迴廊丹碧照耀高門煥垣鏗瓦鏘  
赫煇黛美木列植左右台人觀之無不樂神之有依而惠福是  
邦也於是枯蒼鬣基既叙其事復作迎享送神之章以頌不  
祀神其詞曰

潔瑤子羞肥芳椒蘭子非時靈舟子法雲

思軒震子真烟風颺子水獭神之來亦歸  
鐘吹羽笙子舞霓幢妖迴旋子留六龍樂具奏子齊茅雍鴻  
熙洽子釐祝從江安流子海恬波伏蛟蛇子偃龜鼉  
子穰麥禾有壽考子無天瘳穉幽潛子動天和於神功子世  
不磨

故郵縣尹許君遺愛碑銘

至五十二年歲在癸巳秋七月六日郵縣尹許君卒于官其配  
葉氏既以樞歸塋天台越明年乙未夏五月郵父老以董先生  
朝宗書致鄉貢進士楊君葵所為行狀于劉基願立石紀君遺  
愛請為之文基於許君相好最甚欲有言輒悲不能勝其六月  
董君使來趣文且曰郵人知子知其尹且不喜阿其所私為可  
以傳信於人子必速為之乃序而系以銘君諱廣大字具瞻世

為天台人曾祖德著祖文的皆業儒父嗣贈文林郎江浙儒學  
副提舉母張氏封宜人君少不喜弄惟好讀書稍長能屬文章  
二十五登進士第授官將仕郎慶元路昌國州判官辟行宣武  
院掾史再授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所至以廉能聞其為武  
義時嘗奉府檄攝尹金華金華武義民爭尹訴憲府累月乃以  
君還武義未幾母宜人卒君奉喪歸天台服闕如京師時盜起  
海上連歲莫能討國家深為民之陷于非辜咎在有司乃更嚴  
考課法命大臣各舉可郡守縣令者驗殿最連及其賞罰於是  
朝臣多以君薦以慶元為浙東劇郡且薄海與盜最密迨乃奏  
君尹郵君至則先平其差役與民約以鄉都大小分次第整軍  
薄以均重輕量遠近以命程限罷吏卒弗遣有事則親署于  
怕俾郡稅相傳逾命如約米民視署緩急如署焉

而君有故不及署則時疑弟至須去署乃至民有訟  
必召使來前君親聽其曲反覆得其情然後行雖休德無所  
苟獄訟程賦有下於鄉巷如前約群吏皆旁觀束手立無訟容  
一效大府亦無敢託以私者以故鄉人得咸安業無意外費於  
是新政學先聖廟復用更書完廷師教子弟月朔望必親視  
廩膳課講業問明倫理教為行教優禮者德將後後進期以  
實效郵士習為之一變其他如湖開水利農桑常平無不悉心  
以求合於民情土俗之宜故為官五載而人愛敬之如一日會  
兵革四起郡邑承藩閩命供軍需費兵器使者項領相望慶元  
又樹柵捍江沒陸築城百役垂作君令大民均力從役毫無不  
容有所私事有所不可即挺身陳利害雖數忤上官意弗憚無  
何遂得罪於分省左丞

通賦讀最獲責君令信矣夫物欲致之死郵老幼皆誦泣請聞  
許郎為解得稍緩比左丞以故去君乃復署尹事矣三夏皇君  
親詣天井潭禱即大得雨未越月部使者至郡君前欲曰事忽  
疾作頻于地拜歸卒年四十有六上下咸痛惜之君有子男二  
人長曰孟浩次庶子曰郵生俱幼女三人君為人尊重其尊  
飲食衣服可而止故能以廉終其身且善剔煩冗故事至無不  
小弗滯處息難人不見其憂為政惟務以信義動人使自效不  
矯激立威名卒之日家無餘財元帥遣使吊且贈自郡守以下  
及人士之好義者咸以幣賻乃克以柩歸其鄉銘曰  
天子有民不能偏治爰命庶臣代之撫綏使頑勇思矯誣以欺  
俾帝赤子鞠為瘠疲今徇我欲群情乃離誅以實其憤是  
滋民視官猶恨去之悲運州尹死矣而斯珍賦

昭嗟爾有司温二許君弗矯弗隨因民所好順以導  
蛇鋤其棘茨俾耕俾獲罔或失時諄二誨言如父訓兒豈無  
箒匪教曷施肆不俯于彊而捷于羸用悠厥貞克完靡隨四  
明之山倚于海湄昔尹在郵二人熙二今尹亡此胡能不悲維  
山蒼二維水倚二尹往莫道我樹以碑比之甘棠勿汙勿磨  
爾後某規我銘詩



履齋集卷之二十四

碑銘

嘉興路重修陸宣公書院碑銘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迴天下之趨嚮蓋其知足以  
識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寵之而不  
阿違之而弗懲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若是真可謂大臣哉孔  
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  
報效知禍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  
其揆一也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之吾常恠唐德  
宗以猜防小智行多欲之私信讒邪如心膂視貨賄為性命臨  
患難則姑息一施靈安佚則嫌疑百出以致藩臣叛命士卒誰  
心播遷困厄而卒不亡反觀唐史稱其出居艱阻之時謀猷參

決一出于公又稱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流涕多公  
所為然後知其得人以扶持也昔者隨有季梁不滅于楚衛成  
公有甯武子不死于晉無競維人不然始哉况公之言德宗不  
盡用也而僅用其一二猶足以轉危為安易敗為功使其能基  
國以曉公周宣漢光不難繼矣惜乎其終信用群小而棄公也  
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今天下之言於務論政事者莫不宗之  
然則公之志雖暫屈于一時而終傳於世公之言雖不能以  
寤時君而足以淑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夫公浙西之嘉興人  
嘉興郡學舊有公祠其詳見于呂公祖謙之記而郡城之東鴛  
鴦湖上又有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  
生于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宋景定癸亥始以祠堂為書院  
丙子之歲書院延燦于兵而公像故存眾白郡迎于

因以堂為書院大德九年濟南趙魯為山長病其  
之其詳見于年公燾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為墟卷定中  
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復于書院  
六月其僧復賄有司泐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正十  
四年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為嘉興路總管至則首治  
校之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官方君道  
聲言命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為先聖廟兩廡  
儀門東西禮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為宣公祠祠西為室東鄉以  
祀郡之先賢其外為三所廟東為講堂其前軒仍舊扁曰仁義  
之堂以藏宣公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西齋以延師教弟子  
又增買湯地若干畝以益廩膳庖厨倉潤各得其所將成而公  
改除海道萬戶於是屬之方君方君力贊成之經始于至正

十四年四月竣事于十五年二月董其役者嘉興縣丞善慶  
路吏施淵頤選及前山長王玘任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  
雋也既成使請記于劉基惟孔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宣公學孔  
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王道昔人以宣公祠為書院有以也夫  
劉公用方君言撤浮屠以復書院可謂能排異端植正道者有  
功於世教矣於是乎序而銘之曰

孔子大聖不遇于時既沒之後為萬世師宣公大賢忠而見疑  
降及異代人以為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弗信位禍之隨  
詭遇有獲君子弗為身黜道光雖亡不隨郡守孔良首廢成文  
爰崇其宮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令儀勿替後人尚永無

墓誌銘

顯仁墓誌銘

皇正八年予初寓皖安交友未盡識也求士於天

四明劉顯仁為與之交侃如也時杭學教道職處

行輒介有權力者或以賄營為之既弗稱皆惶懼自退

教官選文學之士不奔競者具禮往致聘顯仁與焉

心實不樂為此今郡守以禮招予予當為斯文一出然不能久

也居數月竟以父病辭去明年乃以詩經領鄉貢

歸侍父館海寧州費希賢之義塾明年七月得

卒且卒無他言惟以父老弗克養為恨顯仁名子青家世居四

明之黃甘里曾祖諱三聘祖諱圖南仕宋為秘書校勘官父名

景元讀書作文為鄉先生母舒氏娶史氏無子先顯仁五年卒

顯仁既卒乃以鄉貢進士除書院山長顯仁生於某年某

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有詩文若干篇顯仁家甚貧而性

質

取介寡所與交其平生之最相知者陶凱中立賈執中希賢及  
基是為銘二曰

行成而不詭學成而不及仕猶有老父而無弱子嗚呼其死自  
古有此命也匪咎

海寧應和鄉墓誌銘

四明劉顯仁病篤遺言于其叔父景儀以其友人應和鄉之墓  
俾求銘于劉基曰先生知予心信予言且無妄許可於人其為  
言必當垂於後應君長者生與余交沒予不得誌必屬之先生  
先生當不我遺以不朽我友我其無憾矣夫明日顯仁卒景儀  
來致其言嗚呼以顯仁之才之德予方期其用于世以  
乃弗克遂以死痛何如哉尚忍銘其友之墓雖然不可辭也遂  
涕泣而銘之謹按君姓應氏聞禮其名而和鄉其

晉同本於周武王之穆後因國為氏有二種者以

魏君之所自出也今杭之屬州曰海寧鄉曰長平里曰黃崗

之所居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君之世也鄆氏君之母也沈氏

之妻也曰元亨文彬元善君之子也妙靖適郭某君之女也曰

擇曰某某君之孫也幼失母氏育于祖母周以成人君之命于

天也勤于田儉于家孝于親睦于鄰不角勢以陵人君之脩于

身也故宋咸淳甲戌二月二十有二日君生之辰也有元至正

辛卯五月四日君卒之日也四百六十有五甲子君之壽也海

寧州長平里之草管兩君之墓也至正辛卯某月某日葬之日

也銘之者枯蒼劉基也銘曰

彼奪之頭聲騰毀隨此逐之足視忽趾觸第逐第奪孰或予加

不天其金夫復何嗟

王文明墓誌銘

至正十四年秋八月癸丑會稽王文明卒明年三月十六日其二兄以其柩塋于山陰溫泉鄉何塔之原柩營劉基既誌其壙復銘其墓曰王麟字文明其上世為太原人有自太原徙居廬州後從宋氏渡江因家于會稽之山陰而世為宋顯官至將作監簿英孫而宋亡遂晦其迹不求宦傳三世至麟二生而敏慧年七歲誦詩書能曉其義王千戶振鵬麟之母姨夫也以畫名于朝麟嘗從之嬉故遂工績畫李徵士孝光麟父之愛友也以文名于時麟嘗侍之起居故遂能詩由是聲譽聞是越閩吳越之士大夫能文章者無不樂與之往來其自台來越寓居樓居數月麟為詩益大進甚感而異之謂王氏有佳子弟當復振矣麟既父時年十九因哭泣得嘔血疾

輒作至是忽大作十有五日竟卒且卒猶口占  
進筆已不能書妻余氏遺腹子一人麟卒後二十七日迺生  
曰  
舜之天不如樗也喬之苗不如莠也粟孰為其生而不為其  
成嗚呼奈何歸以水寧

紫虛觀道士吳松澗墓誌銘

括有高士吳先生諱自福字梅澗舊為吳興人其先評事公慮因仕家于括其子孫遂為括人五世祖安國故宋釋褐第二人歷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國不屈節高祖挺承節即安撫使司將領復使金國曾祖嗣英迪功郎祖有光父良之皆不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淨不從群兒嬉父母甚器異之謂其有仙風道骨稍長遂命入紫虛觀從葉邦彥先主為道士讀道經

其大旨及長德行愈著自達官貴人以至于市里細民無不敬愛天師正一真人聞其名授號崇德清脩凝妙法師玄教宗師亦昇號教門高士金闕紫衣主領觀事先是觀燬于兵繼作極草率及先生領事乃重脩三清殿建藏室新作山門既成復建通明寶閣以祗奉昊天上帝其下為演法堂於是觀宇粲新山水為之增氣先生之力也先生性孝友能愛人觀去其居半舍二親在時必日親親首奉甘旨不置親沒喪葬皆如禮與其兄相游處毋吝不忍舍二弟早死則撫育其孤周恤其家少間其兄之二子能讀書則蚤夜勉之曰吾家世業更值時變明力寢棄吾已委身方外不復能力學以續先緒其責實矣惟勿懈尚克遂吾願既而世昌中乙亥鄉貢世德中丁亥之榜如先生志焉先生又自名其室曰知止客至輒邀

極歡不已同門陳樵隱老病先生躬為奉湯藥猶一日及卒為治喪葬曲盡其情凡其他所為大槩類此故袖教門垂五十年大小咸敬服無間言至正十五年冬十月甲卒年七十有五弟子王君采先生二年卒於是君采之子梁惟適及惟適之弟子王有犬相與奉柩葬于觀之南門是歲十有一月丁亥日也基年未弱冠時讀書居城中聞紫虛山水之嘉因從數朋友往游之先生先生即東帶出與偕游過一所以指曰此某所此舊為某所今為某作於某人實某時無不誠且悉游畢登肴速觴主僕皆酣飲乃送至溪許無毫忽怠慢意基後每與客往先生既相待如初蓋是時鄉里之稱仁德長者莫不曰吳先生焉丙子之歲基嘗為方不獲復見先生今年春歸樵而先生已矣不亦傷哉於至德己七月而惟適持世

昌狀來請銘基既蒙先生知弗敢辭乃為之銘銘曰  
惟吳之先自周出弟兄來東開邑國支分蔓延綿厥德長沙保  
民有功績河南治平為第一前有季英後處默安棲蒿菜食水  
藤聲華章在文籍賢良代生真具迷豫章真人純孝德以翁  
渡水神輔翼公然飛升當白日於休先生發往蹟保合至真去  
汚濁收藏精神歸閭寂金蛇守門蓮皇極二六益一靈降質龍  
離于羊牝馬逸大衍之半返冲漢好溪南陵高以蔚少微四星  
光景接其上有松下有栢中有佳城錮以石地以天長保古

吳孟思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其冬十有一月翰林  
致仕申屠公以子昭來泣拜于劉基曰公乃代之言曰昭之  
人以文學出入縉紳間縉紳之士揚名當世者皆與公

生所知也公在而家無貲不能求名于大官

杭時嘗與孟思游而善故不能讓而誌之曰君諱獻宗

世家濮陽諱亡莫詳其系六世祖忠仕宋為殿前司統制

康之難從高宗南渡江始居杭州高祖允昌宋左武大夫

防禦使曾祖佐承信即御前東廡使祖清成忠即殿前

揮使父埴以京官子弟恩授迪功郎至元十三年宋亡幼主歸

命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姪咸北覲京師迪功與焉留十餘年

復歸于杭配王氏生子三人孟思其長也孟思少好學工翰墨

尤精篆隸凡歷代古文敘識制度無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筆如

若未經意而動合筆度識者謂其子行先生趙文敏公不能過

也故四方來求書者日衆出輒為好事者邀止止或彌三月去

則隨所至肩足摩躡孟思悉應接不倦孟思事父母甚孝母三

氏先卒越二十有六年而父卒年八十有九家無恒產而喪葬  
咸得蓋禮二弟皆仰給孟思孟思又好賓客樂周急故金帛日  
至而蕭常無儲是歲以疾卒于崑山州之寓舍年五十有八歸  
葬于湖州武康縣之封禺山從先域也配徐氏先二十有四年  
卒至是而合葬焉子一人即昭也孟思為人外不與物爭  
甚剛介所交多達官而略無求薦進意自號曰雲濤  
述有雲濤萃業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于世銘曰  
孰成其名而不侈其齡維蒙弗真以鑠厥貞有修焉微昭以

王子明墓誌銘

君諱坦字子明姓王氏其先會稽人由會稽徙括  
溪居焉故遂為括人曾祖森祖杞父傑皆隱下  
致蕃裕君貌峻整而心坦夷善居室州閭族

人交時賢大夫如胡公汲仙趙公子昂李公仲容  
務知大義常曰士生不獲罪於親戚鄉黨使得自娛于  
登足矣罷榮權利非吾願也至正十五年九月日以疾卒  
十有九且卒命其子曰我家世儒者我死女當以  
越禮毋用釋道士以違聖人教且誣辱我配劉女

五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日合葬于戴村先塋之側子二人長曰  
琬其次曰瑾瑾早死君卒之明年君之從弟璫以琬來泣拜于  
劉墓請銘其墓且曰吾兄有子學宜用世澤物不顯斯為  
可憾基曰不然洪範稱人之福有五民鮮能兼也今君年六十  
不滿一不為夭有田宅以足衣食不為貧守己而不惑於人不  
為無德世治而生世亂而死生不見戈兵而死在正寢不為不  
幸夫何憾乃為之銘曰



生不勞其形而以善名死不離于否克全弗毀誰如其祉以重

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

夫人姓梁氏處州麗水縣人也五世祖汝嘉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高宗南渡至常官吏皆散走公獨不去由是見知升通判州事累遷戶部侍郎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庚不可任因忤用事臣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庚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士進贈少師爵縉雲郡公曾祖溱宋朝奉節通判平江府事父榮國好學有文值世變不仕母蔣氏宋文林郎常德縣丞所之女也夫人年二十八嫁為今將仕郎處州路君虎孫妻吳君先卒在後二十二年是為至正九年

年九月壬戌卒年八十月己酉附塋于教授君

田縣鳴鶴鄉之擇山子男二人長士弘次士毅士毅早

人長亦早卒次適葉詵孫男三人支生本生棣生女二人夫

能讀書女暇日必召子孫立堂下講經史大義置三不倦故

子若孫皆讀書為儒者銘曰

維梁之先因國為姓叔氏師孔侯封千乘統守九江竦著七  
政既可稱言亦有緒伯鸞清節文貞純孝賢良代生可則可效  
侃侃夫人少師之孫載其靜壹以配儒門儒門有秩淑人是宜  
苑苑婦道媿媿母儀孝慈既備書考及享詩書之訓孫子是承  
擇山之原其土孔阜既妥厥靈必大乃後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名莘字希尹世為處州麗水縣之來儀鄉人曾祖

某祖某父其皆守分樂善以繼承其家業故世以德稱于州里  
至處士而家益裕行益謹推餘濟急雖數不吝邑舊有通濟堰  
溉四鄉民田幾二千頃遇旱澇墮世必先出已資倡事皇慶癸  
丑水壞堤數十丈鄉人大戚處士竭力冒寒暑董役三年乃完  
蓋未嘗矜其勞焉至順庚午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一其卒之  
月日又其生之月日也娶葉氏後十有五年卒年七十有一至  
正癸巳四月丙辰合塋于其鄉吳院之原子男四人女一人系  
男九人曾孫男十人可謂昌盛蕃衍有後也已銘曰  
既贏既寧胡為乎公卿位不酬其復多而孫子克緝乃杜  
萬祀

陳司戶墓誌銘

故宋平江府司戶參軍陳公以有元至元三十一

卒於平江府水縣和樂鄉太平里曰落溪大萊之山

郡人季仁壽始撫其世系行事以為狀而青田劉某

銘其誌曰陳氏上世居光州固始縣唐兵部侍郎勳始

其子孫再世仕閩遂留為閩人至宋有諱叙者幼以孝聞

之曰孝童及長有學行累徵不起叙生岳州教授報

運使禾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位特進公高祖也是始居龍泉為

處州人是生右儒林郎長沙縣丞輝長沙坐左承郎即江東總

領所幹辦公事增生銓官左宣教郎兩浙西路安撫使司主

管書寫機宜文字公父也公諱浩一諱汶字養浩少孤母夫人

葉氏親課之讀書比長通易春秋百家子史知天文曆數之學

贊祐丙辰以祖澤補將仕郎趙葵馬光祖交薦授錢唐尉不就  
景定辛酉呂文德制置荆湖辟權州司理咸淳辛未陳仲微

馬除紹興文學官俱不就後四年甲戌給授迪功郎平江府司  
戶參軍時潛說友安撫浙西疆起之未幾以印氏親人事許曹  
丞相遂解歸鄉里卒年五十有一夫人潘氏棄夫入後司戶十  
六年卒而夫人奉養克盡孝道子男四人長椿從仕郎汀州路  
總管府知事次梓卿次相卿出為叔父後次松卿早世女二人  
長適將仕郎廣東道蕭政廉訪司照磨潘弼孫男二人吳杭州  
路豐衍倉大使燦夔州路醫學錄曾孫男四人女三人其銘曰  
昔周大姬女胡公祀虞侯封于陳宛丘是都其後子孫  
大夫因國立氏實蕃實膚閩秦漢魏晉宋齊以祖勳庸德  
有不虛霸先開梁王于南陽涉隋唐宋之分曼敷有司  
采宅楛區踵屬班聯為錫為德歷世滋五是維司心未  
而失所怙服膺錫訓不離於心

求篤信好古薦辟數不就違母所參軍小試  
法以附勢權臣是忤排衣長辭歸卧鄉土遂自龍泉  
韜光履素和樂誦鄰有赤子貧弟能舉我呼俾鞠之  
緒里有墓廬為強暴奪取我資俾直之爰復乃宇姻  
嗣請後勿與曰鬼不欺異姓敢餒而祖父惟歿先  
腑幸有子有孫克承克叙俾毋壽以康如子與處涪溪之  
原廡其兆孔安其澤孔溥立石鐫銘百世傳

松陽周處士墓誌銘

墓還自越之明年冬十一月前松陽縣明善書院山長齊先生  
來言曰曩志冲以鄉貢進士下第于春官備員教職且三年  
君子為姓周氏名繼祖與之交遠而不忘近而不棄久而敬猶  
一日也聞嘗請于志冲曰周氏居松陽縣之仁厚里自故宋時

為名家紹定中鄉貢進士諱梓字茂材者繼祖之曾祖也是生  
留道字一之至元中嘗以家財募壯士從王師伐漳州叛寇授  
管軍千戶寇平而不願仕配潘氏是生繼祖之父諱鑑字希聲  
配王氏生子男三人繼祖其長也繼祖之父自少力學能詩通  
書數家有積而善散鄉里之死而無棺者遺之木兩雪而突不  
烟者與之米寒者贈之衣被力能田而無田者假之田其無  
者貸之而不取息歲收田之入則從田者操量縣族姻絕  
則為殯葬費悉自己出事父母盡孝接賓客盡禮  
七以卒卒之時母氏方年二十四繼祖歲  
繼祖歲而祖千戶君已七十五歲母氏矢死事身  
家業弗暇本母氏猶在堂而父不逮養豈不寒其  
下不能揚名以其父母顯何敢廢此八德

為子者公幸見夫先生請為狀以乞言于時賢  
大為志以情辭以事及明年以辟地過其鄉而其  
稱曰處士之德善者滿口如繼祖言乃撫而為之狀  
之同郡人也嘗為銘夫齊先生信人也授業于  
官石末公家其為言皆有徵於是劉基為之誌曰周  
于至元己卯五月三日没于延祐乙卯四月十三日塋于又至  
元庚辰十二月十七日墓地在其所居里曰下壠至正十七年  
縣以父老請旌表王氏孝節上郡郡移檄風紀之司敷得實  
其請王氏即周母也銘亦作於其年銘曰  
當壽而天爾獨得其少惟沒弟磨爾獲獨多豈非天耶人其奈何  
定慧院三塔銘  
圓明智照和尚族嚴氏崇淨其名秋潭其號也年十六受業二

明起師法吾皇法之定靈院院在西南距關闕七里其地  
 曰尚豐之原其地有居士曹九公實初  
 建焉再傳其地有二人一曰崇聰其一即和  
 尚也和尚與崇聰其師之業益  
 衍會聰師先成  
 西廡以其中  
 後之主是院  
 右廣惠愛也  
 春澤春育  
 上人竹川過而  
 呼異哉  
 若之水出天目東

森起伏雲宮瑤碧旭卉煜離列鼎趾三塔  
 明光佛燈懸壺續於千慧年無散關

覆誦集卷之二十四終



四

